

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



【法】莫里斯·勒布朗 © 著

Maurice Leblanc

李振球 管筱明 等 © 译

群众出版社

亚森·罗平探案全集

八 一 三

3



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



【法】莫里斯·勒布朗 © 著

Maurice Leblanc

李振球 管筱明 等 © 译

群众出版社

亚森·罗平探案全集

八 一 三

3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亚森·罗平探案全集 第3卷: 八一三/ (法) 勒布朗
(Leblanc, M.) 著; 李振球等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
1997. 12

(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)

ISBN 7-5014-1583-8

I. 亚… I. ①勒… 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: 侦探小说-
法国-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3884 号

八一三——亚森·罗平探案全集 (三)

著 者 (法) 莫里斯·勒布朗

译 者 李振球 管筱明等

责任编辑 戴西维

封面设计 颜 雷

插 图 刘心乐 颜 雷

技术设计 祝燕君

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
社 址 北京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编: 100078

印 刷 京安印刷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字 数 613 千

印 张 24.75

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7-5014-1583-8/I·6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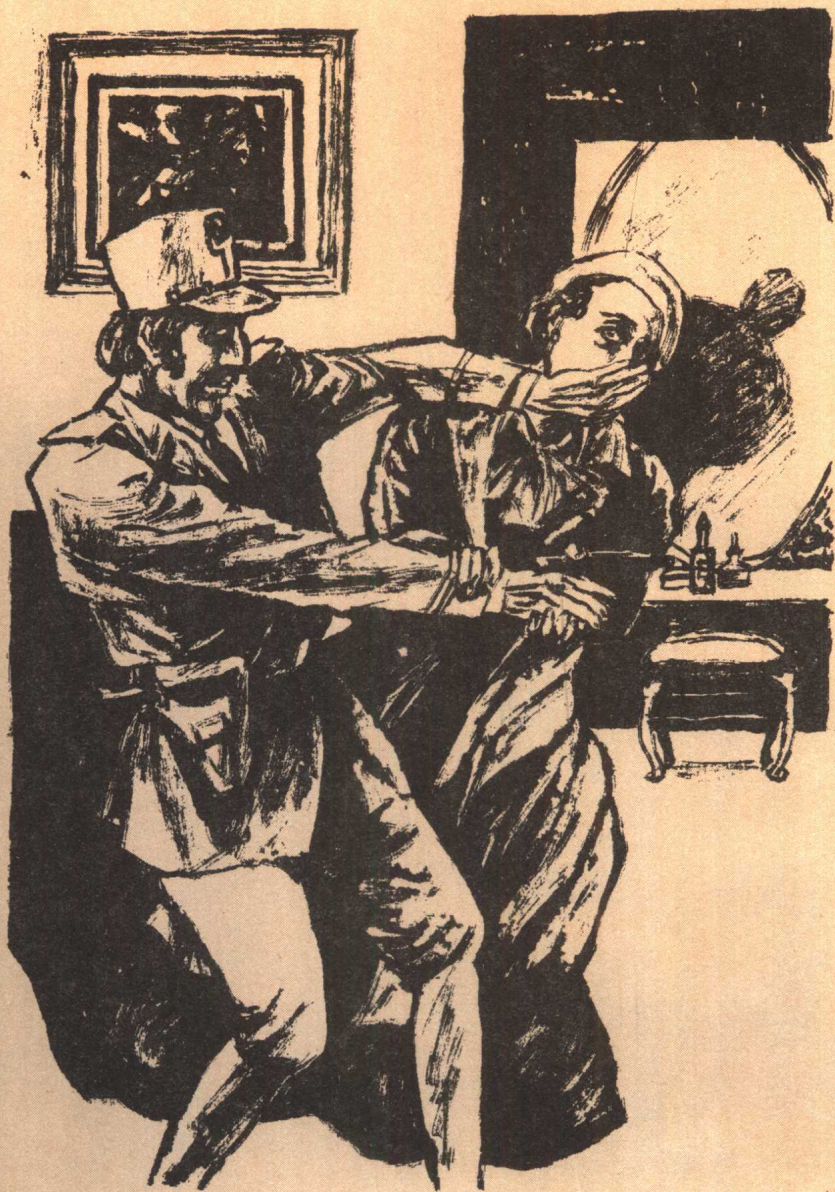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34.50 元

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

顾问 冯亦代 钱 青 王逢振
金 中 吴岳添 黄禄善



“她朝我父亲胸膛的正中间插了两刀……朝胸膛的正中间插了两刀。”



“您疯了！……这不行，绝对不行！”



“她朝我父亲胸膛的正中间插了两刀……朝胸膛的正中间插了两刀。”

目 录

八—三 管筱明译

第一部 亚森·罗平的双重生活

- 一 屠杀 (3)
- 二 勒诺尔曼先生开始调查 (43)
- 三 塞尔尼纳王子着手工作 (59)
- 四 勒诺尔曼先生着手工作 (91)
- 五 勒诺尔曼先生丧命 (109)
- 六 帕尔比里—里贝拉—阿尔唐汉姆
..... (129)
- 七 橄榄绿礼服 (155)

第二部 亚森·罗平的三起凶杀案

- 一 卫生检疫所监狱——豪华大旅馆
..... (177)
- 二 近代史一页 (205)
- 三 亚森·罗平的妙计 (219)

四	查理大帝·····	(233)
五	皇帝的书信·····	(249)
六	七匪徒·····	(276)
七	黑衣人·····	(298)
八	欧洲的版图·····	(319)
九	女凶手·····	(339)
尾声	自杀·····	(361)

· 短 弹 片 ····· 李振球 智莉译

第一部

一	一起人命案·····	(373)
二	封闭的卧房·····	(383)
三	动员令·····	(394)
四	伊丽莎白的信·····	(409)
五	高维尼农妇·····	(422)
六	奥纳坎城堡见闻·····	(434)
七	H. E. R. M. ·····	(444)
八	伊丽莎白的日记·····	(457)
九	帝王之子·····	(469)
十	是 75, 还是 155? ·····	(481)

第二部

一	伊塞——凄惨·····	(490)
二	赫尔曼少校·····	(499)
三	船工屋·····	(510)
四	德国文明的杰作·····	(525)
五	寻欢作乐的孔拉德亲王·····	(538)
六	艰难的斗争·····	(552)

七 战胜者的原则.....	(565)
八 132 山嘴	(575)
九 豪亨左奈恩王族.....	(588)
十 两次处决.....	(602)

便衣侦探维克托 李翻译

一 那白鼬跑呀，跑.....	(622)
二 灰色鸭舌帽.....	(637)
三 男爵的情妇.....	(647)
四 缉捕.....	(660)
五 巴齐莱耶芙公主.....	(671)
六 国防债券.....	(683)
七 同谋.....	(695)
八 剑桥饭店大战.....	(709)
九 广场中心.....	(725)
十 ALB 卷宗	(740)
十一 惶恐.....	(751)
十二 亚森·罗平的胜利.....	(762)

八 一 三

管筱明 译



第一部 亚森·罗平的双重生活

— 屠 杀 —

克塞尔巴赫先生走到客厅门口，猛然站住，抓住秘书的手臂，声音不安地嗫嚅道：

“夏普曼，有人又进来过了。”

“啊呀，啊呀，先生，”秘书不同意地说，“候见室的门是您自己打开的。再说，我们在饭馆吃饭时，钥匙一直没离开您的衣袋。”

“夏普曼，有人又进来过了。”克塞尔巴赫先生又说一遍。

他指着壁炉上放的一只旅行袋。

“喏，那就是证明。那袋子本是拉上的，现在打开了。”

夏普曼提出异议：

“先生，您肯定把它拉上了吗？再说，这袋里只装了一些不值

钱的小玩意，一些洗漱用品……”

“我的皮夹本来放在里面的，临出门时我出于谨慎，把它拿出来了……不然……不，我告诉您，夏普曼，我们吃午饭的当口，有人进来过了。”

墙上装了一架电话机。他摘下话筒。

“喂……这里是四一五号套房……克塞尔巴赫先生……是这样……小姐，请接警察总署……保安局……您不需要给号码，对吗？好……谢谢……我拿着话筒等。”

一分钟以后，他又开口了。

“喂？喂？我要找保安局长勒诺尔曼先生讲话。我是克塞尔巴赫先生……喂？是的，局长先生知道是什么事。我是经他允许才给他打电话的……啊！他不在……请问您是谁？古莱尔先生，侦探……喂，古莱尔先生，我昨日与勒诺尔曼先生会谈，您好像也参加了……哦！先生，昨日我说的事，今日又发生了。有人又进了我的套房。您要是现在就来，说不定可以根据一些迹象，发现……过一两个钟头？很好。您只要说找四一五房就行了。再次表示感谢！”

鲁道尔夫·克塞尔巴赫，人称钻石大王，又称南非开普敦主宰，是个亿万富翁（有人估计他的财产价值过亿）。他此次来巴黎，在豪华大旅馆四楼已经住了一个星期。他租居的四一五号套房有三个房间，两间大的是客厅和主卧室，在右边，朝向林荫大道；另一间小的，充作秘书夏普曼的卧室，朝儒代街开窗。

这间房过去，另给克塞尔巴赫夫人订了五间房。她眼下正在蒙特卡洛。只要丈夫一声召唤，她就会离开那儿，前来会合。

鲁道尔夫·克塞尔巴赫先生忧心忡忡，在房间里踱了几分钟。这是个身材高大的汉子，脸色红润，相貌仍然年轻，两只眼睛蓝蓝的，透过金丝眼镜显出充满忧郁神情，使人觉得他内心痛苦、腼腆，这与他宽阔的额头和鼓突的颌骨所表现的形成鲜明对比。

他走到窗边。窗子关上了。再说，怎么可能从这边进来呢？套房的拐角阳台右边是空的，左边有堵石头隔墙与朝儒代街的阳台隔开。

他走进自己的卧室。它不通其它房间。他走进秘书的卧室。那道通往给克塞尔巴赫夫人预订的五个房间的门是关着的，而且插上了插销。

“夏普曼，我不明白，我好几次发现这里有些事……有些事真怪。您会认为我这样说有道理的。昨天，有人动了我的手杖……前天，肯定有人碰了我的文件……可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”

“不可能，先生。”夏普曼叫道，那张老实人的沉着面孔没有显出半点不安，“您是在臆想，就是这回事……您没有任何证据……只是一些感觉……再说，只有经过候见室才能进这里。您住进来的那天，让人特制了两把钥匙。您拿一把。另一把在您的仆人爱德华手里。您信得过他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……他侍候我十年了……不过爱德华是和我们同时吃午饭的。这不好。往后，要等我们吃过饭回来，他才能下楼吃饭。”

夏普曼微微耸耸肩膀。总之，这位开普敦主教生出莫名其妙的恐惧，人都变得有点怪了。住在一家大旅店里，尤其是身上或者身边并没有什么值钱东西、大笔钱财，又有什么危险呢？

他们听见门厅门打开了。是爱德华回来了。

克塞尔巴赫先生唤他进来。

“爱德华，您穿着号衣吧？啊，好！今天我不见什么人，爱德华……哦，不，确切地说，要见一个人，古莱尔先生。您守在门厅，注意门口，他来了就通报一声。我和夏普曼先生，我们有要紧事要干。”

克塞尔巴赫先生干了一阵急待处理的事，检查了邮件，读了三四封来信，指示夏普曼先生如何回复。不过夏普曼握着笔，等主人口授信文时，却突然发现他想到了别的事情上。

他捏着一枚黑色的弯成鱼钩形状的别针，在仔细端详。

“夏普曼，您瞧，我在桌上发现了什么。显然，这意味着什么事儿，这枚弯别针。这就是一个证据，一个物证。您再也不能肯定没人进过客厅了。因为，这枚别针总不是生了翅膀飞进来的吧。”

“当然不是，”秘书回答道，“是我带进来的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是的，是我用来别领结的别针。昨晚您读报时，我把它抽下来，下意识弯成这样的。”

克塞尔巴赫先生站起来，十分气恼地走了几步，停住说：

“夏普曼，您也许笑……您是对的……我不否认，自我最近去开普敦以来，我也许变得……有些怪异。这是因为……喏……您不知道我生活有了什么新变化……一个了不起的计划……一件大事……将来究竟如何，我现在还看不太清楚，但毕竟还是有了些眉目……这将是宏伟的事业……啊！夏普曼，您是想象不出来的。钱，我并不缺，我有钱……太多太多的钱……可这件事，比钱更重要。这是权力，力量，权威。如果现实符合我的预感。我将来就不只是开普敦主宰了，而且是好些别的王国的主宰……鲁道尔夫·克塞尔巴赫，奥格堡制锅匠的儿子，将与迄今为止傲慢待他的许多人并肩而行……夏普曼，他至少要压倒那些人……要压倒那些人，请相信这一点……如果……”

他收住话，望望夏普曼，似乎后悔说得太多了。不过，他抑止不住兴奋，又说：

“夏普曼，您明白我为什么不安……我脑子里，有一个很值钱的主意……别人也许怀疑……在监视我……我确信如此……”

一声铃响。

“电话。”夏普曼说。

“说不定，这是……”克塞尔巴赫沉吟道。

他抓起话筒。

“喂？……请问是谁？上校？……啊！是啊，是我……有什么消息吗？……很好……那我就等您来……您带上部下？很好……喂！不，不会受什么打扰……我会发出必要的命令……这么说很严重？……我跟你再说一遍，我会十分明确地下令……我的秘书和仆人会守在门口，外人谁也进不来。您认识路，对吗？因此，您一分钟也不会耽搁的。”

他挂上话筒，说：

“夏普曼，有两位先生会来……对，两位先生……爱德华会引他们进来……”

“可是……古莱尔先生……警察队长……”

“他会晚点儿到……过一个钟头……再说，他们也可能碰到。因此，您去告诉爱德华，让他立即去总台打个招呼。除了两位先生：上校和他的朋友，还有古莱尔先生……别的人我一概不见。让总台的人记下他们的名字。”

夏普曼执行命令，回到房里，发现克塞尔巴赫先生手拿一个套子，确切地说，一个摩洛哥山羊皮做的黑色小袋子。从外表看，袋子大概是空的。先生似乎有些犹豫，不知怎么处置。是放进衣袋呢，还是放在别处？

最后，他走近壁炉，把皮袋扔进旅行袋里。

“夏普曼，我们赶快把信件处理完。只有十分钟了。啊！克塞尔巴赫夫人的信。怎么搞的，夏普曼，您没有提醒我？您难道认不出她的笔迹吗？”

这张纸是他妻子拿过的，而且上面写下了心底的想法，他拿在手里，细细端详，内心激动，形之于色。他闻着上面的香气，然后把信拆开，慢慢地小声念着。夏普曼不时听到一句两句：

“有些倦意……没出房间……心烦……什么时候可以与您会合？欢迎打电报……”

“夏普曼，您早上发了电报吧？这样，克塞尔巴赫夫人明天，